綸扉奏草

綸扉奏草卷之十三

請補閣臣第二十七疏

奏為

朝端空虛已極政本獨任更難懇乞

天恩亟行推補俯察輿情

高皇帝革中書省以天下政事付之九卿

文皇帝設文淵閣以資匡贊責之儒臣竊惟

二聖之心思成一代之綱紀其思慮至詳密矣豈

以此官為可有可無而姑以備員為也今之

九卿僅有數人而尚書孫丕揚李化龍侍郎

蕭雲舉王圖副都御史許弘綱通政使張養志皆杜門不出其見在供事者只都御史孫瑋侍郎翁正春劉元霖三人而已長安道上幾絕騶唱之聲九列署中遂稀堂卿之跡凡有心知無不慨嘆而閣中供事只臣一人者又三年有餘海內寒心之日久矣假使士大夫和衷協恭共恤公家庶幾少延旦夕今門戶愈分煩囂愈甚即考察一事亦費許多言辭尚未帖何此惟政本之人無能感動聖心聯屬衆志以至此也臣每一思惟慚愧欲死

若不及今亟行推補將來禍嚳更不可言且
人才有限長養甚難而摧殘甚易議論煩多
吹求甚易而昭雪甚難臣見近年士大夫能
全其身名者少矣今日於諸臣爲尤甚浸淫
不止更將何人効忠於朝之與此尤臣之所
甚懼也伏望
聖明俯鑒愚誠
勅下該部仰行會推以待
簡用其九卿諸臣應補者補應出者出諸以職事
請者皆

速賜檢發毋復停留庶
廟堂之上尚自有人而
二祖之創制不虛四海之人情亦慰矣臣不勝激
切祈懇之至
萬暦三十九年四月十七日

代同官求去揭

該同官臣廷機告臣謂其求去已一百十餘

疏候

命三年矣一月移寓虎廟已年半棲處只一小房

妻子久已回籍伴僮僕四五人亦切于思歸

將欲散去七十老年又有腦痛目疼脇痛諸

病勢難再延乃

皇上未肯體恤將何結局再三懇臣爲之轉聞臣

惟廷機所言一一皆真其荒凉之狀苦楚之

衷更有言不能盡者若

皇上終不垂念叢處則廷機真爲無告之窮人矣

臣亦爲不得已乃敢爲言伏望

聖明將廷機辭疏

亟賜批發或傳諭

聖意令臣擬上以聽

聖裁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閏月十二日

火災恭慰揭

本日西内府伏覩

怡神殿失火臣即趨進恭視見火勢頗盛竊恐驚

動

聖母

聖躬甚懷憂慮今火已就息伏望

皇上安神定念仍轉奏

聖母勿致驚惶臣下情不勝惓惓謹具題恭慰以

聞

萬曆三十九年四月十九日

火災傳諭回

奏揭

怡神殿災臣趨進恭視具揭恭

慰今蒙文書官劉用口傳

聖諭東邊空宮官們直房起的事先生每候音問

安知道了臣惟

聖躬方在靜攝見此火警恐致驚悸今蒙

傳諭知火起空宮未至震動臣之下情不勝大幸

但事關

大内災切警做亦非細故伏望

皇上寛慰
聖衷默圖消弭是臣惓惓一念不能自已者也臣
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日

弭災請舉聖政疏

奏為火災頻見中外驚惶懇乞
聖明寬恤
聖心敬行
聖政事該
怡神殿災臣 具揭恭懇隨奉
傳諭謂係東邊空宮直房起事臣 復具揭回奏外
竊念連年天旱陽氣燥烈故蒸而為火且火
神名曰鬱攸故鬱結之極亦能致火售歲正

陽門箭樓災其象已見
怡神殿雖係空閑然去
奉先殿甚近
祖宗神靈不無震驚未可以為細故而忽之也近
來
朝端庶政隔塞不行人情鬱結之狀從古未有
其憤悶無聊咨嗟悅嘆足以召旱乾而致回
祿若不
亟行寬解恐其災不徒在于空宮而且及于
宗社矣臣竊懼焉他事臣未敢遽言惟目前緊要

政務如考察軍政枚卜考選補大僚之類伏
望
聖明慨賜舉行則人情欣慰災變自消
聖德從此益光
聖躬從此益享千萬年之福矣不然
大內何地而十餘年間災變頻見乃不聞警惕
修省之實其何以下慰人心而上承
天意哉臣輔理無狀理宜省愆恭聽罷斥惟是一
念芹曝之私不能自已伏望
聖明俯賜採納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日

請留發賑荒揭

今天下之事雖多而其最可憂者無過于災傷蓋往時災傷不過一處不至連年故猶可拯救今旱災已半天下又值舊歲凶荒之後各地方稍有贏餘皆搜括已盡更無堪動錢糧可以支發直坐而待斃耳其年來災傷雖其不至激亂者實以我

聖母

皇上賑濟之恩不忍辜負而各地方官亦竭力拊循故幸而無事今疾痛未甦流亡未復而再

加以荒旱譬如人身方割肌膚又傷五臟循體創殘如何可忍臣恐今歲之亂斷無疑矣中外人情又以

發帑開倉爲望臣恐

皇上未必慨允惟將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稅銀再留一年

命地方官亟行措置經畫多方賑恤庶千百萬之生靈不至盡轉溝壑亦不至甘爲盜賊以貽

宗社之憂何利如之昔爲道何言今天下無人救得惟佛救得臣亦以爲災傷至此惟

皇上收拾故懇切冒陳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勿俟禍亂危急之日而後罪臣之

不言也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請發軍政考察枚卜考選揭

今日最急政務莫如軍政考察枚卜考選四

事該部屢次催請未蒙

批發今不得已再行開列上塵

宸覽自非理窮勢極不敢言之煩數如是伏望

聖慈俯賜施行不勝幸甚

一考察疏停留已將兩月滿朝皆素服待

命及至在邇甚不雅觀且被察一二百人不得出

都日逐生事以致彼此紛爭煩言四起尚

書孫丕揚侍郎蕭雲舉都御史許弘綱皆

因此求去且欲掛冠徑行今大僚甚乏若
丕揚等又去成何紀綱伏望
檢發

一軍政疏停留已半年應黜者不得離任應
補者不得管事奸弊叢生各軍嗟怨其害
不少伏望
檢發

一各處巡按已積至二三十差無可題代在
京御史只有三四人缺乏已極其考選科
道官候

命日久深爲不便伏望

檢發

一閣中只有臣一人獨身供事已三年零一月從來無此事體又無

朝政叢塞天下人皆以爲臣罪臣病苦已極委難支持屢次請行會推情非得已伏望

檢發

萬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請批發孫尚書求去揭
今孫尚書臣丕揚對臣言考察不下事端日
多連疏攻擊不能自容已於
大明門外叩頭具疏求去若候
命不得決於初五日徑行臣再三苦留勢不能挽
丕揚既去則部院諸臣必相繼而去
朝廷一空紀綱掃地臣亦無顏以居此矣今大
臣求去本章槩不
發擬即一二擬上者又復留中臣實愚陋不能仰
窺

聖意以後凡大臣去留伏望

聖明親自裁斷以服人心臣亦得免于外間之猜

疑不勝幸甚

萬曆三十九年四月三十日

擬票孫尚書告疏揭

昨該臣具揭以大臣去留請

皇上裁斷今日又蒙

發下尚書孫丕揚本令臣擬票臣恐仰煩

聖心不敢不擬第或留或放未知

聖意所存尚望

皇上裁定且丕揚以考察事爲人攻擊不休其疏中固云值此風波一日亦難自立則其危迫之情已可見矣諸臣方欲丕揚之速去而臣乃擬留必復致恨于臣是臣代丕揚受禍也

惟是
國體所在不敢遽為擬放附陳愚衷如此統望
聖慈裁斷奉
聖旨覽卿奏情詞切至朕疾雖愈尚爾虛弱不耐
勞煩點用大僚及察疏等事朕即陸續檢發孫
丕揚公忠直介著出溫旨勉留供職且大臣分
義體國奉公何為自便相率恝然求去蕭雲舉
許弘綱俱着即出供職以後各官不得直黨
徇私紛紜攻訐致禍國家違的重究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初一日

請發察疏併孫尚書許都御史求去揭
該　臣　揭奏孫丕揚徑去事情未蒙
批發今日都察院合衙門御史等官又來見臣言
都御史許弘綱於一二日間亦決意徑去責
臣　奏聞臣惟考察不下人言不息大臣不能
自容苦苦求去
皇上又不
批發其勢必至于徑去
朝廷之上臣僚如此天下安得不亂伏望
皇上即發察疏其孫丕揚許弘綱二疏皆

亟賜檢發如再遲一二日則二臣必去而天下事愈難處矣臣連日腸風下血不能奔走因都察院各官來言此情故復扶病入直臣言盡力窮伏祈
皇上憐察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初二日

乞休第十四疏

奏爲病困乞

罷事臣連年爲痨疾所苦奔走艱難以閣中無人無計脫離近日此疾更甚下血傾盆昏憒困頓遂不可支且

天閽門邃臣已力盡于籲乎衆論方紛臣亦計窮于調輯時時見風波之興人人有危亂之慮大臣窘迫欲相率以推冠小臣彷徨亦無心于戀

闕加之連年大旱妖怪並生饑莩載途干戈將

起
宗社之憂匪朝伊夕而
聖心獨運于於穆 臣 無由竟人言交責于揆端 臣
無能解真愁真病誰恤誰憐先臣王錫爵在
日嘗移書于 臣 謂今之閣臣乃天下第一困
窮無告之人 臣 每誦斯言愀然泣下伏望
皇上大發慈悲放 臣 歸去即令官削籍皆是
鴻恩 臣 雖骨化形銷不忘戴
德矣 臣 不勝迫切哀鳴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初三日

察事已竣直陳苦情疏

奏爲察事已竣直陳苦情事臣自考察後蒙恩

蒙旋明發當刺屢章疏求去而屢輟蓋以計

疏尚留部院諸臣方相率求去臣責在調停

不敢當同類瀆乃其中事情有終不容默默

不得不爲

皇上一言者臣受

恩拔擢備員政地已三年零六箇月當世道艱難

風波四起之日臣亦竭其駑才匡維補葺事

無大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當調護者無

不調護有當執爭者無不執爭計其疏揭已有三百餘通並未嘗有一字於
上前傷一人害一物亦未嘗有一字於六部各衙門營一私說一事此皆
皇上與諸大臣所洞知者今歲考察臣鑒於往事誓不與聞惟尚書孫丕揚都御史許弘綱相見時間一譚及臣亦不敢置對中有一二以
公道救解亦不敢語人並未嘗有一言誣害一官曲庇一官此丕揚弘綱與在事諸臣所
共知者金明時以干犯綱

聖怒臣意想不能及其與泰聚查參丕揚及丕揚
之參二臣疏或下或不下臣皆不知其故李
三才自被論臣即勸
皇上速允其去其久而不放與與臨考察而放先後
遲速皆在
聖心臣毫不能為力而今言者以明時之事由臣
挑激三才等之事由臣播弄至比之於嚴嵩
盧杞秦檜雖未嘗指出臣名而意實在臣究
其源由皆以考察一事咎臣附和丕揚不能
為被察者左袒以致受疑蒙惡一至此耳夫

考察大典關係不輕臣若附和衆口則將置
在事諸臣於何地而後來主計之人將安所
措手足也以臣私心竊謂此一事也事前而
論人主于寛尚可循法以全人事後而論法
主于嚴安得因人而廢法輕重權衡臣固已
熟計之惟是臣識見迂䟽智慮短淺贊襄實
是無能票擬實有未當此則臣之罪不敢辭
者臣懷此已久難以直陳今察事已竣部院
諸臣亦且奉
命供職乃敢述其梗槩如此伏冀

聖明勑下部院從公看議即詰問丕揚弘綱臣于
　察事曾否干預及議論何如不得一語回護
　以欺
皇上欺天地鬼神庶臣之心跡得白然後叩首
　玉階掛冠而出
國門有餘幸矣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初四日

請發許都御史王侍郎求去揭

今日蒙

發下芳蔡各疏計典已竣人心自定非

大聖人至明至斷何以有此疏下之日天即大雨

感通之理何其神也惟是部院一體今孫丕

揚已奉

溫旨而許弘綱疏尚

留中伏望

聖明再

賜檢發以便供職昨翰林院掌院事王圖又封印

送閣出城候

旨圖係

日講官不得已如此情亦可憫併望

聖明俯允其大使臣得另行推補其于公私亦兩

便矣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初四日

票擬王侍郎求去揭

臣兩日冒寒未能進閣昨蒙

發票侍郎王圖求去本臣已擬

允放今日又蒙

傳諭令臣擬留此見我

皇上優禮講臣之至意但臣觀近來大臣一經論列皆難強留而王圖以考察一事受疑蒙議彈劾之章業已屢上圖自度勢不能容故求去之情極其迫切即愛圖者亦謂其當去今圖已出郊候

命萬難再入供事即強之再入而言者必不肯已
反致多事不如
蚤允其去使得脫身于是非之外他日再行
召用亦未為晚是乃
皇上之所以曲體閣情而成就之也臣今遵
命另擬一票仍將昨票併行封進以待
聖裁而附陳愚見如此又侍郎蕭雲舉亦係
日講官亦有辭疏在
御前未發此二臣同功一體更望
聖明將雲舉疏

檢發俾示

聖意令臣擬上廡二臣之進退有據而政體亦便

矣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初六日

請發南察軍政揭

臣頃以瘍疾血疾皆楚不支屢欲哀祈罷免而以察事未完部院諸臣方相率求去臣未敢雷同煩瀆故疏屢具而屢止今北察下矣而南察尚留南北一體則南察亦必不容緩文察下矣而軍政尚留文武一體則軍政亦必不容緩至于兩京科道之糾拾皆察典中事了此而後為完局其為不容緩均也自新歲至今業將半載只考察一事牽纏不了始而請期繼而請

發連章累牘滿朝閧然即臣閣中疏揭亦不計其
數本易事也而反難本無事也而反多本旦
夕可完事也而反不得了且不獨此一事爲
然即他事亦然
朝廷安得有安靜之日天下安得享和平之福
哉臣每一念此腸胃如焚頃刻難度今之勉
强延捱蓋亦無可柰何而靦顏以供事耳叅
閒係不至揚又移書于臣謂
皇上所允考選補大僚等事尚未
檢發終難展布托臣恃門

皇上仍許其去臣告以

皇上聖明務注老成如此諸事必當舉行只宜懇請不必求去而李化龍以軍政不發催請不報其情亦甚迫切故臣不得已復扶病入直代為

籲祈伏望

聖明卽將軍政併科道糾拾各疏悉行

檢發以免瀆煩其枚卜考選補大僚三事皆目前

至緊至急併望

檢發使老臣得安其位而

聖政亦一新矣至于諸臣議論不同遂成門戶臣

以爲共事

聖主共恤公家即有何意見參商何必停留不化儻

自今以後兩釋猜嫌同捐細故以成協恭和

衷之美而二三大臣又以無偏無黨相爲倡

率期于消前釁而弭後爭天下事庶幾猶可

爲耳臣思衷不勝懇切顒望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初七日

請補閣臣第二十八疏

奏爲懇

補閣臣事臣聞天下大器也非一人所能舉政本

要津也非一人所當據不能舉而強之舉則

必有顛隕之虞不當據而使之據則必有盈

滿之禍今臣以隻身而居此地已三年零兩

月自有此官以來未有此事非但人厭之卽

鬼神亦忌之矣非但鬼神忌之卽臣之妻子

亦危之矣而又無涓埃之效無分寸之補坐

視大僚之空虛臺省之缺乏萬民之餓莩遍

鎮之艱難而無能爲計乃猶靦顏竊位不求
人以共濟則臣之形雖存而其心已死矣
皇上亦安用臣爲哉伏望
聖明鑒臣苦衷仰
賜推補其同官臣廷機才品百倍於臣令杜門日
久求去不得併望
聖明諭令勉出供事以救臣之苦臣窮困之極計
無復之故敢哀祈如此謹具本親詣
文華門奏聞伏候
勅旨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十二日

請發軍政摺

竊惟軍政考察爲

國家二大典以

留中日久遂致煩言今考察已蒙

聖斷批發而軍政尚留外間不知

聖意東猜西疑尚書臣李化龍極不自安屢疏懇

請臣度此事終不可已

皇上必有檢發之時但各官或去或補兩無着落

非但虛縻俸祿抑且貽害各軍此在

聖明必有洞見無待臣言惟望

蚤賜檢發以安群情以完重典是臣之不得已而

籲祈者也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十二日

通知

廷試貢生揭

今月十五日又該

廷試[illegible]士舊例內閣會同翰林院掌印官

考[illegible]今掌院臣王[illegible]已[illegible]

旨未肯再入而

廷試日期又係該部題奉

欽依難以更改臣不得已將印[illegible]畢訖

代行其該院一應職掌行院[illegible]去訖

另議謹具題[illegible]奉

聖旨覽卿所奏知道了王國府已有旨着即出

供職毋得仍前固辭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請發考選揭

今天下事之最急而必不容已者惟會推閣臣與考選二事會推事臣昨已昔言之矣考選之緊要不下於會推而其中礙之不便殆有甚者臣頃接御史彭端吾揭帖言以巡漕帶管巡鹽恐致妨誤夫漕鹽二差皆財賦所關必不可無人料理者也而巡漕御史尾漕舟而行其與鹽政必不能相及者也即此一端其利害已自不細而況于各省之按差多至二三年無可遞代南北直隸久缺督學今

去鄉試只一年何人考校該部院題請以在
籍御史陳宗契超補遼東巡按熊廷弼改差
亦未蒙
允發目前細小之事率皆如此紀綱安得不壞天
下又安得有太平之日哉頃考選南京科道
諸臣以守候艱難不得已請假而去其淹留
長安者尚有數十人薪俸不給假貸為生我
皇上大聖至仁即無論自為天下國家計亦豈忍
使臣下窮困一至於此也今部院諸臣皆杜
門未出臣不得不為懇請伏望

明旣賜儉發使各差不致缺人而諸臣亦得效

一日之用天下幸甚爲此謹具揭親詣

文華門奏

聞伏候

勑旨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十五日

請發會推考選揭

奏爲會推考選屢次哀祈懇

恩蚤允事臣於十二日具疏請會推閣臣十五日

具揭請補考選諸臣皆親至

文華門叩懇接本內臣亦見臣哀苦之狀迫切

之情矣而佇候旬日未奉

俞許不知

聖明曾爲臣

省覽與否臣見近來

朝綱國政日以陵遲世道人心日以囂競而又

到處災傷連年荒旱考古准今必成禍亂大小臣工泛泛悠悠各圖趨避將盡舉其咎歸之於臣臣自傷自懼寢食不安向者閣臣員多其行事得失亦有人相爲證明今臣自言自語自見自聞爲忠爲奸莊無質對甚且疑其如鬼如神能爲禍福或行或止由其轉移如近日嚴嵩杷搶之譏臣雖甘受然而

皇上亦何樂于有此臣哉此會推之所以必不容已者也考選諸臣淹困旅邸寸祿不沾已非

國家待士之誼而頃者尚書臣丕揚有感于民

生之憔悴復皆陳𢉖以請都御史臣弘綱
深慨于邇歹之𨽻乏復臚列各缺以請此皆
老成忠藎之臣言言惻切毫不敢有矯飾市
恩以欺
君父臣仰何所言不能復加
皇上試取而
詳覽之當必惕然而動念矣此考選之所以必不
容已者也臣今日見
皇上俯允吏部之請將前年考察留用科道錢慶
阜等並

賜處分仰見

聖心至虛至明毫無執滯真自古聖帝明王所難得者中外人情孰不欣服竊以爲去邪如此則用賢可知故復敢冒昧以二事上請非出於至窮至急無可柰何亦不敢如是之塵瀆

耳伏望

聖慈憐察即賜允行仍

命臣前請諭令臣廷機併出供事天下幸甚爲此

謹具本親詣

文華門奏

聞伏候

勑旨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揭帖李尚書求去揭

奏

奏兵部尚書李化龍本合臣擬

旨臣惟化龍求去其有病與否臣不之知但聞之

人言以為五年軍政從來成規皆隨上隨發

歷查二百餘年並無一次不下今當化龍在

事而獨致停擱大臣為

國守法豈能晏然而安其官乎彼其屢請不報

為計已窮惟有一去可以自盡化龍之心或

出于此而不敢明言以告

君父也伏望
聖明亟將軍政疏檢發使化龍得安心供職即王
之楨亦得免于媒議且于
國家大典亦有光矣臣愚見如此冒昧附
聞統候
聖裁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條發閣中題奏揭
照得閣臣職掌雖在于票擬然而詹事府左
右春坊司經局翰林院及
制勑
誥勑兩房之事皆屬焉故印信鈌則須題掌官條
鈌則須題補資俸應陞者須與題陞事務當
行者須與題行自
祖宗設立此官以來皆是如此項千餘年間頗多
寢格然亦未有一槩不行如今日者臣查自
前歲冬月至今凡推轉各官只一南京掌翰

林院孫如游得
旨此外並未蒙
允一人其各項事務只近日題請管理
誥勅教習內書堂得
旨此外並未蒙
允一事今詹事府坊局翰林院五印皆在閣中而
纂修
玉牒清理貼黄六曹章奏正字典籍諸不容已不
容緩之事皆不得行尚不如外間各衙門章
奏猶有一二之得請者然則閣臣之失職甚

矣以臣庸愚陋劣宜無當于
聖心然此皆
朝廷公務關臣職掌不可因臣之不才而廢即
臣所揭請或有未妥亦望
皇上教誨使其改圖不可漠然置之不問此臣之
所以既慚且懼而不容已于言也伏望
聖明將臣屢次疏揭
省覽裁擇
查賜施行使衙門之職事不虛而臣亦稍得藉手
以報效于萬一矣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初一日

催發考選疏

奏爲請

發考選事臣惟考選諸臣候

命之苦各差缺乏之狀臣與部院諸臣言之至諄

至切無容贅矣惟是

皇上所以遲留之故人不能窺妄相揣摩似有一二

端其一謂

皇上愛惜官爵未能割捨其一謂

皇上厭畏煩囂故爲沮抑故臣請冐昧一言以廣

聖意夫官爵雖

朝廷之官爵然非

朝廷所得私也天生民立君以治立臣以佐治故虞廷建官必曰天工曰天命有德以帝王之威命靈爽而必舉其權還之於天若不敢自主然者此所以為敬天之至也天以四海九州奉人主亦以其餘養天下之賢才使之有祿以食有職事以展布若使人主盡靳官爵不以與人違天之命而曠天之工其能當于天意否乎哉

皇上寅[illegible]

天無所不至乃用人一節抗各如此臣誠不知其
解也如以諸臣多言之故則臣以為官曰言
官安能禁之不言頃者議論太煩不為無過
然其中可采者亦多使
皇上肯留神省覽別其是非或
令部院議覆恭聽
聖裁公論在下
宸斷在上安知煩囂之風不轉為安靜和平之福
哉此皆臣與外廷憶想測度之私未敢遽謂
聖心果出於此然而詞窮情竭無可置喙故復掇

拾言之總之非爲諸臣爲

國家也伏望

聖明俞允施行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初二日

同官列名揭

奏爲列名原奏

昔同官溫謙丹當事今日同官臣廷機有疏乞危署名意忘以臣官一品而列銜在後有所不安臣念從來閣臣先後次序只以進閣之日爲定臣與廷機名次之先後當時已奏

皇上欽定安可改也自廷機杜門以來屢戒臣勿列其名夫

皇上一日未許廷機之去則廷機一日猶閣臣也閣中公事安得不列惟是有所陳請執奏事

關利害原係臣自己意見則只用臣名此亦已明廷機不與事之意矣豈可併名次而叅之哉臣生平以父執事廷機以人品行業推服廷機今廷機杜門而臣當事此所謂合蘇合之丸而求蛣蜣之轉清夜捫心慚愧無地而敢復躐居其上為天地鬼神之所惡乎近來人情多端猜疑百出即臣於廷機不請其出則罪其坐視請其出則罪其不情臣甚懼于有言惟廷機旣有此讓臣又不得不言故敢直陳其事體如此伏望

[illegible]恩臣[illegible]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初六日

請補閣臣第二十九疏

奏為懇

補閣臣事臣聞之王道本乎人情人情之所在卽

天意之所在也今合中外之人情無不言閣

臣之宜補矣而

皇上獨若漠然不加意者豈以閣中尚有臣在足

了尋常之文書耶臣因病餘生目不能視足

不能行心已昏昏不能思慮雖忍死支吾實

同無有閣中稍暇每取古人乞休謝政之章

彙而讀之輙低徊神往至見歐陽脩告人謂

欲以病去以人言去以得罪去心益傷之存
宋時臣子去就猶未甚難而倫之言已如此
况今日乎臣垂死之人其爲欲去豈但如倫
所以隱忍旦夕欲請復轍者只望
皇上簡用二三人使臣得以勉擔息肩進退俱便
而所求萬端莫回
天聽臣鬱悶無聊不但苦此官爲累亦苦此身尚
留人世矣
皇上如念臣數載犬馬之微勞似當
亟爲一處以全其性命且以勸誤

國家之事不宜緊付之不問也臣情迫詞窮伏

望

聖慈垂鑒鄖

賜推補臣不勝激切干冐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初七日

請允蕭王二講官求去摺

昨蒙

皇上慰留尚書孫丕揚又文書官連日傳示

聖諭溫詞俯從臣擬免究言官臣仰見

聖德之大

聖度之宏仰附文書官口奏臣與丕揚皆感戴

聖恩不獨言官矣惟是考察一事紛紜未了彼此

爭競多爲蕭雲舉王圖二臣王圖既已出城

志在決去而雲舉亦以母病思歸情緒迫切

皆日遣人懇臣轉聞祈求蚤放臣於王圖已

屢爲之請而
聖意謂二臣皆係講官屢
傳慰留臣敢不仰體但度今日人情事勢二臣不
去則議論必不得休
皇上終不得二臣之用而徒爲
朝端開此訟端殊不便也如
聖意不欲因人言而去講臣則臣觀二臣同年同
官素稱莫逆前後意見原無相左今之求去
固自爲母病身病之至情實非因人言而後
發者

皇上亦可以曲體矣頃來人心多疑議論易起郎
如臣請同官臣廷機之用其本意不過以時
事艱難欲其分憂共患以救目前而已甚明
其淺而譚者或以爲是或以爲非或以爲有
深意甚者至以爲有人過臣展轉揣摩言愈
奇而愈失情實一至此也臣今爲二臣求去
又不知作何擬議惟是二臣之責望于臣者
至懇至急臣不得不爲之言而揆之事理亦

當

允其去以成其美或且予假以歸俟論定而後再

用庶二臣之私情既遂而
朝論之煩言亦可少省矣伏望
聖慈裁斷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初十日

催發兩直隸提學揭

該南北直隸久缺提學御史官已經推補陳

宗奏熊廷弼未蒙

允發吏禮二部都察院及南京科道官屢行催請

皆未得

旨照念直隸地方故爲遼濶三年考試常苦不周故南直隸向時曾分兩提學後復歸併今去明歲科舉只有一年使提學官即時奉

命亦須八九月方得到任時日幾何已難完此試事況又遲留而不發哉今天下事緊要當行

者甚多臣欲言則無處說起
聖明又不見聽欲不言則外間責望甚切近又不
能坐視萬苦千愁莫知所出惟此提學御史
二官尤目前最急而不容不言者伏望
聖明即
賜檢發臣不勝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十二日

水災時

迺日大雨不歇滿城皆水昨早臣五鼓而起

方擬趨

朝候領

旨命而自臣所居至長安門一帶皆成長河水深

五六尺輿馬徒步皆不得施無可柰何只於

私宅叩首仍另行報名恭謝

天恩外竊惟今者雨水實爲異常即臣私寓房屋

垣墻盡皆倒塌無處栖身滿城小民之苦當

復何如說者謂萬曆三十五年之水與此番

相同而今歲春夏久旱二麥無收正喜得雨可望秋成乃不意雨復過多苗稼渰損秋成又是難望是何天之困斯民一至此也今天氣陰霾雨勢未已若再加一二日將何以支

臣輔理無能義當引咎更望

聖明垂念時艱將目前緊要政務

俯賜施行以答

天心以消災沴天下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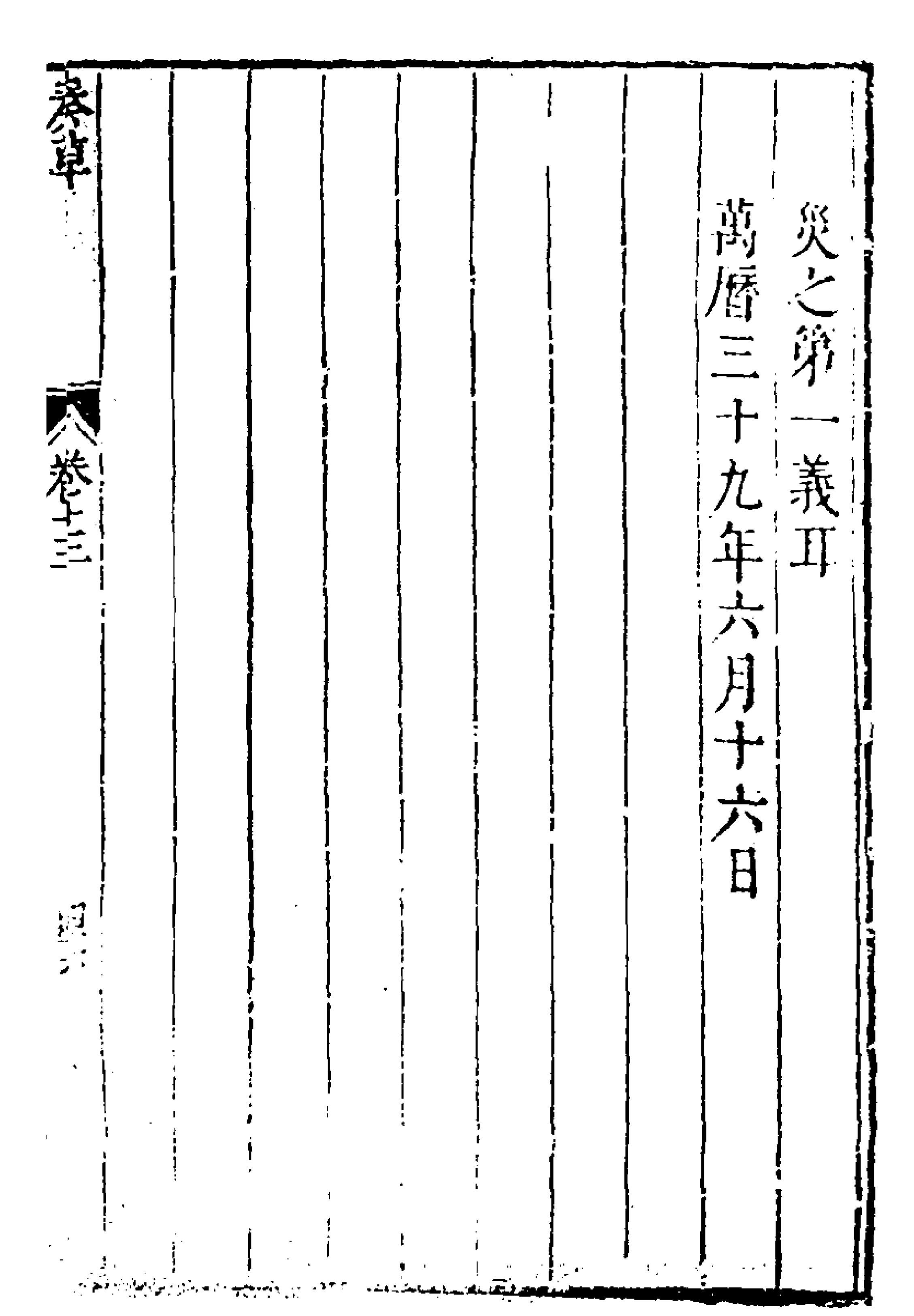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十四日

請發考選疏

奏爲懇

發考選事竊惟今日科道之缺非但各差乏人即
在內臺者亦不過三四人寥寥已極此與萬
曆三十六年臣初入都時事體正同彼時考
選停留一年已是創見今且一年餘矣彼時
臣同官三人合力共請猶日懷憂嚮今只臣
一人情愈苦矣悠悠議論不但疑
聖上慮其多言亦且疑及于臣臣歷觀史傳凡人
主而諱言必非明盛之世凡人臣而忌言必

是奸邪之徒此母論
聖明無是即臣亦萬不敢受也然而考選不下則
母論臣疑莫解即
聖心亦何以自白哉今歲各處大旱都下又繼以
大水二災並至振古所無所賴以奔走救援
惟臺省耳目之官最急而民既危困官又空
虛
皇上豈真以如是世界尚可僥倖于不亂乎此尤
臣之萬不敢任者也伏望
聖明留神亟發使差川有人民艱可恤亦今日救



災之第一義耳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十六日

水災請修省賑濟揭

奏為大旱大水相繼為災民窮已極懇乞
聖明亟行修省賑恤事臣觀自古稱禍災者必曰水旱以水旱之害最切于民生尤非他之變異可比二者而有一焉已不堪矣乃今歲之旱與去歲同今歲之水又與三十五年同且有甚焉人自南來者皆言自徐州以北陰雨連綿陸地皆成巨浸田疇渰沒禾黍絕收而又到處蝗蝻群飛蔽天所過之地千里如掃蓋從來天災之頻仍生靈之困苦未有如今

歲者其遠者

皇上猶不及見乃

輦轂之下都城之中洪流漂蕩房屋傾頹九衢罷市萬室無烟啼號之聲與狂飇猛雨相爲悽慘蓋縉紳不免況于小民此亦

大聖至仁所必惻然而動念者也今人情所望不過二端曰脩省賑恤夫脩省而徒取青衣角帶何益于事惟大小臣工實心思咎各勤職業以補愆違而已

皇上又亟行緊要政務以率之于上乃有濟耳政

務之緊要莫過于用人今自閣臣以至九列
臺省撫不容虛而南京九卿只有史繼偕丁
賓二人其餘皆已推未
點卽也
點如衛承芳者又以新巡撫不下不得離任留都
重地何以支持其他各省方面官自去秋至
今未嘗
點用一員撫按官請討之章相繼而至銓部逐日
推上盡皆留中臣不知地方之事誰爲料理
而

聖心何以不念及也此修省之最急者也至于賑
恤則
皇上於三十五年曾以大水
發帑金十萬付五城給散又出太倉粟平糶矣於
三十八年曾以大旱
發帑金倉粟賑濟又請
聖母捐賑矣彼時或水或旱猶廑
聖心如此况今日無之其爲救助又當何如急哉
臣聞之國家所以立惟臣與民無臣無民何
以爲國

皇上徒見仕籍之未空則以為有臣而不知賢者
不用用者不聽有臣猶無臣矣
皇上徒見版章之未改則以為有民而不知死者
不生生者不保有民猶無民矣年來人心洶
洶思亂日久而逡巡未亂
皇上遂以為天下長如此耳臣恐其一亂而不可
收拾也今鄉民十室九空不成景象天復降
異災以重之困臣不知彼蒼之意欲以何為
宗社誰之宗社
國家誰之國家而玩忽至此深可悼懼此臣之

不得不苦口而深言者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至于臣焚呷無狀召譴致災尤不

可一日居于此位伏望

速行罷斥別選忠良匡維襄贊庶猶不至于大壞

而決裂耳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二十九年六月十六日

請發李侍郎署印揭

該戶部侍郎李汝華以奉
旨署印具疏辭讓曾經臣擬上未
發戶部事務繁多已停擱兩旬甚爲不便且淫雨
連緜到處損壞該部積儲所關尤當急爲整
頓此項印務真不容一日緩者伏乞
聖明即
賜檢發使部事得有管攝其便多矣臣不勝冐昧
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十八日

[illegible]屏奏草卷之十三終